

杨浦记忆

多彩的健身步道

周彭庚文

我爱在家附近的民星公园溜达。民星公园很小,亭廊短池浅桥窄,却也“五脏俱全”,树绿竹翠草密花茂蜂飞蝶舞鸟鸣鱼跃,不逊色于任何一家大公园。尤其是它的那条健身步道,每天承载着男女老幼强身健体,演绎着多姿多彩的故事。

步道几乎贴着公园的围墙而铺成一个“圆”形,后来把南端的一块苗圃扩建成活动场地,步道就在原来“圆”上又加上一段弧形,成了一个“大梨子”。足见当初修建者的匠心,也体现了上海人善于“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聪明。即便如此,步道总长也没能达到400米。但宽度却有三米,以容纳更多的人。

确实,从早到晚,步道上川流不息。

来得最早的是闻鸡起舞的耄耋之人。在朦胧的晨曦中,他们一个个总想把腰挺得更直些,腿抬得更高一些,在步道上不急不慢地款款而行,遇到熟识的人总要扯开嗓子打招呼,以显示精神矍铄。虽然不少专家反复告诫,晨练不要过早,但几十年的习惯难以改掉——当年上班时,哪天不是早早赶路?

太阳渐升,不觉间,步道上已换了人。这批人时髦多了。衣服飘逸,丝巾五彩,描眉画唇,头发油亮,有的高耸似螺结,有的低垂如波浪,尽显时代的风采。她们都是家庭的“掌门人”,快走是她们每天的必修课。否则,身材走样,在同伴中会“抬不起头”。“赵阿姨,你今天来得蛮早嘛。”秦阿姨边快走边跟身边的人打招呼。“今天孙子到亲家母屋里去味,我总算‘解放’了。”“那可要抓紧时间好好玩一玩。”“是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赵阿姨朗声回答。秦阿姨和赵阿姨代表着这群“跑友”中的两类人:秦阿姨在家里是“甩手掌柜”,买、汰、烧都是老公一手包办,她乐得逍遥,整天“疯玩”;而赵阿姨上有老要赡养,下有第三次要照顾,整天忙得“脚不着地”,只能在买菜后忙里偷闲来潇洒一会儿。但她对这样的“忙”,却显得很豁达,嘴边常说的是:老的在做,小的在看,树好榜样才能传好家风;一切的不如意,烦恼,过去的和现在的,还是放下为好。她的想法很受朋友们的认可。别看她参与活动的的时间不多,人缘却是最好的。尤其是混在“上海大妈”队伍里的几个“老克勒”,见到赵阿姨,打招呼的声音特响特有磁性。

十点过后,略微清闲了些。但有两对常客成了步道上的一道感人的

风景线。一位满鬓斑白的老人,虽然已步履蹒跚,却每天都要搀扶着——简直是“架着”一个比他还要年轻的中年人在步道上艰难而行。看面相就知道,这是父子俩。白发人搀扶黑发人,何其重,何其累!但老人没有放手,不管酷暑严冬。另一对呢,是一个老奶奶在一个小姑娘的搀扶下,缓缓而行。熟悉的人说,这是祖孙俩。奶奶年老痴呆,只有看见孙女在身边,她才有安全感,才能安静下来,才能“知事识理”。为了照顾奶奶,孙女放弃了轻松、体面的工作,调到附近,虽然工作辛苦了很多,但有更多时间陪伴奶奶,她说:“奶奶高兴,健康,长寿,比我轻松更重要。”讲述的人每讲至此,总要竖起大拇指:“这样的年轻人多好啊。”

中午时分,步道又迎来了“轮椅队”。民星公园位于老公房为主的居民区内,老年人特别多。一些行动不便但尚能自理的老年人借助电动轮椅,在步道上匀速而行。大约是能驾驶“机动车”出来兜兜风,不用再宅在家里了,他们的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而另一队“轮椅”就沉闷多了。这是些行动已不能自理的人,由人推着,出来“溜达溜达”,吸吸新鲜空气。而引人注目的是推轮椅的家政员。她们中除了两三个年纪偏大的,仍保留着“短发短衫肥腿裤”的乡妇打扮,其余的都是“额有刘海,脑束马尾,衣赶潮流,鞋求时髦”的装扮,与上海人并无多大差异,只有她们之间说话时露出的浓厚的乡土口音,才让人知道她们是“新上海人”。“我家‘老太太’不也是20岁才到上海的,她进了厂,就成了上海人了。”“就是。‘我家那位’到上海几十年,上海话还没我说得好呢。”

下午四点的时候,是步道上最“闹猛”的时候。跳舞的、唱歌的、下棋的、打拳的,有的热身,有的除乏,全都涌上了步道。而刚从幼儿园接来的“小霸王”们,在他们之间穿来穿去,蹦蹦跳跳,吵吵闹闹。不时打乱人们的队形,扰乱前后的次序。爷爷奶奶忙不迭地打招呼,步道上的人们大度地一笑置之。

晚饭后的步道安静了许多,偶尔有一两对务实而不喜张扬的情侣在上面踱步。旁边的小广场上歌声飞扬,舞姿翩翩。幸而公园离旁边的住宅相隔较远,人们可以尽情尽兴。

民星公园的健身步道,没有久远的过去,只有欢快的今天,人们在这里迈着稳健的步伐,迎接每一天新的朝霞。



六出飞花入户时 徐平

世相百态

相遇那些“星火人”

叶基敏文

一次不经意的相遇,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早就听说有个“星火人微信群”,群内大都是原星火农场重量级人物和曾在场部组织组、宣传组等重要部门工作的人员。该群建立后,每年都举行一次团拜会,颇有声势和影响。

今年5月在一次28连小范围的农友聚会上,说是年底又要举办“星火人微信群”2019年团拜会。曾经参加过数次团拜会的28连第一任连长杨小鲁提议,我们28连连干部是否都参加,去热闹热闹,这得到了应雪珍、郑喜妹、赵祥妹等人的响应。于是,委托曾经担任过连队生活连长、现参与“星火人微信群”团拜会筹办的杨健华,专门为28连预订一桌。

12月1日团拜会在上海大学延长路校区如期举行。我作为曾经的连干部有幸参加。从校门口到校内大草坪,从观看演出到举杯敬酒,当我遇见一个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星火人”,记忆的闸门虽然谈不上轰然打开,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缓缓地打开了。

校门口,一位挂着胸牌的“星火人”看到我,热情地向我打招呼:“你是28连叶基敏?”我看着他,却想不起这位老兄是哪个连、叫什么名?再看他的胸牌,写着他的大名:施利平。从校门口走向校内大草坪,一路上我绞尽脑汁,调动一切细胞回忆这位已在我脑海中抹去的“星火人”。直到大草坪上遇见了陈春山——原8连副指导员,后来与我一起被选为星火农场第五届团委委员,这才想起施利平也曾是团委委员,我们曾一起登台亮相,一起参加过团的培训。

记忆的“优盘”上重新刻上了施利平的名字,而且也激活了我的青春活力。因为我们都从事过团的工作。

学校大草坪早已搭好了拍集体照的摄影台,参加聚会的300多名

“星火人”依次走上台去。突然,一位指挥拍照的“星火人”说:“来来,王佳芬你坐在前排”。我从台上往下望,虽然离得较远,此刻王佳芬的模样有些模糊,但她的笑脸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当年在农场遇见她,她总是笑咪咪的。即使80年代中后期,我“顶替”回城离开农场后,进入原龙街街道工作(后与平凉路街道合并),我们在东官图书馆偶然相见,在龙江街道上水公房的婆家偶然相遇,她依然笑咪咪的。

当时她的事业正勃勃向上,她的名气也如日中天。戴着“女强人”桂冠的她,内心却是柔和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微笑,如同一股暖流。

走进演出会场,参加聚会的28连农友站在一块“难忘岁月,难舍情谊”会标的背景下正准备拍照,突然走来一位好面熟的人,这不是当年到我连队蹲点的工作组组长施林梅?她热情地与大家握手,我的脑海里便浮现由她带队的工作组,与我们一起学习理论、下田头的情景。由此我又想到了由场党委副书记孙毅毅带队的工作组,于1977年到我连队蹲点的点点滴滴。

“我们连队故事多!”聚餐时,一位农友感慨道。另一位农友接着调侃道:“没有工作组就没有杨健华的爱情”。杨兄据理力争:“我俩早就认识了,工作组还没来,她在六连的时候……”

杨兄与工作组的她喜结良缘,一路走来。在这次团拜会上发放的《星火人2018记忆》一书中,登载了杨兄的一篇文章。该文最后写道:“回首平生,感慨良多。我感谢我的妻子,她30多年来默默地付出,宽容大度。我为选择了一位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老婆而庆幸。”

想不到参加这次团拜会,我还意外地分享到“星火人”的另一种收获。不是吗?这次聚会许多“星火人”都是双双参加,有的还双双从国外特地赶来。

文艺演出开始了,当节目主持人请出宋怀强上台演出时,我立即赶到台前,用手机的镜头对准演出台。宋怀强曾是星火农场广播站的广播员,现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表演艺术家。此时,他用富有感染力的声音朗诵了一首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听着他的朗诵,耳畔响起了当年农场每天广播的声音,想起了我作为连队通讯员写的稿子被广播时的激动情景。虽然只是匆匆一见,他当年骑着自行车下连队约稿的情景在我眼前不停晃动,那浑厚的广播声在我耳畔久久回荡。

聚会即将结束,突然一位“星火人”走到我们桌前,叫了我的名字。我抬头一望,这人戴着眼镜,颇为斯文。“你还认识我吗?”他笑着问我。“你叫冯……”还未等我出他的全名,他便自我介绍“我叫冯志明”。

又是一位团委委员。我便告诉他:“你回城后,我们28连一位农友曾说起你,说你和她在厂里工作。后来企业改制,我再去问这位农友,她也不知你的去向……”这次聚会竟然不期而遇。

这次聚会,我还遇见了曾在星火农场砖瓦厂工作的梅子涵,现在已成为颇有名气的儿童文学作家。他开设在《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上的专栏,每篇我都看,被他特有的文采所吸引。此时,我虽然没有勇气走近他,只是远远地望着已是一头白发的名作家——曾经的“星火人”,但眼前不禁浮现出那年我们在场部一起参加理论学习班的情景和他一字一句帮我修改稿子的感人片段。

在聚会结束的回家路上,那些“星火人”,以及由“星火人”唤醒的那些“星火事”,依然如潮水般涌来……

意犹未尽

初冬的雪

王志良文

初冬的早晨,天幕低垂,天空阴沉着,蒙着一层灰蒙蒙的、厚厚的、灰褐色的浊云。起风了,风不大,吹到脸上,似一把挫刀来回不停地刮着,阵阵寒意袭来。

冬天真的来了。不经意间,人们看见,疏疏朗朗的雪片悬在透明的半空中飞舞,不多时,雪片密密地飘浮着,似一树梨花落叶缤纷,天与地融成一体。整座城市在雪的映照下,美得无与伦比。

每每念及童年之事,尤其对雪情有独钟,其时,冬天几年未下一场

雪是常有之事。那时候的一场雪,对孩子而言,就是一大狂欢,就是一大战斗。孩子间分成两队,堆雪人,打雪仗,雪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落在对方阵营内,忙得不亦乐乎;其时,或有大人加入到这场没有输赢的战斗中,大人孩童一齐童心大发,尤其是其中一方的雪球砸中对方,双方皆欢呼雀跃。

雪在空中漫天飞舞,飘飘洒洒,没有尽头。尽管还是初冬,可我仿佛看见:雪白的仙子,舞姿翩翩,一头牢牢地系着冬天,另一头轻轻地挽着春天,站在中间的我在原地旋转,快乐与忧愁同时伴随着我。双手合拢捧起一把雪,紧贴着脸颊,顿时一股凉意沁入心脾,血液沸腾起来。沸腾的血液激励了我,于是加快了前行的步伐。我知道这个春天,不会太遥远,我已嗅到了春的气息。

文苑投稿邮箱: zfk@vptimes.cn, 欢迎投稿